

郭京飞“放飞自我” 演活东北老舅

东北年代轻喜剧《老舅》日前迎来收官。热闹搞笑的日常落幕,家长里短的温情散去,但剧里那个一脸“不靠谱”、一身“折腾劲儿”的“老舅”却在观众的记忆里扎了根。从《都挺好》中被全网声讨的“妈宝男”苏明成,到《我是余欢水》里被生活碾压的余欢水,再到《对手》中挣扎求生的李唐,郭京飞似乎总在扮演那些被命运推着走的“小人物”。这次在《老舅》里,他看似“放飞自我”,实则以一种更松弛、更本真的状态,诠释了一个普通人的坚韧与温暖。

“折腾”是一种精神

剧集《老舅》根据孔二狗同名小说改编,用外甥二胖的视角,还原老舅的故事。郭京飞饰演的老舅崔国明毕业于工科大学,曾是厂里的技术骨干,也是外甥二胖最崇拜的人。新厂长上任,他满怀热情地写下两百多页建议书,从技术改革到市场展望,事无巨细。但这份天真与执着,却让他在职场受挫,被迫离开“铁饭碗”。此后,他驻唱卡拉OK、倒腾小孔眼镜、写武侠小说、囤积邮票,人生像坐上了过山车。

在剧集前半段,崔国明的“折腾”充满了东北特有的幽默感。在食堂被厂长刁难当众表演,他一脸正经地高歌《铁窗泪》,用荒诞进行抗议。他能文能武,在台球桌上一杆清台,看一遍说明书就能修好家用电器,是外甥二胖眼中“没他不会的招儿”的天才。但在职业所工作人员眼中,他却是个“什么都会等于什么都不会”的典型。这种矛盾与反差,恰恰构成了角色的真实底色。

在郭京飞看来,“老舅是一个很有劲儿”的角色,他一辈子的折腾,不只是为了成功,更是为了不后悔。这部剧通过生动的人物、有趣的故事、情感的交流,让我们感受到了小人物人生底色中的滚烫。”郭京飞没有刻意去演一个完美英雄,而是抓住了人物身上的“虎”劲与“怂”态。老舅能为了朋友两肋插刀,十余年坚持为蒙冤的发小奔走;也能在烧烤店与人冲突,眼看对方人多势众时立马“滑跪”道歉,反差感拉满。对家人,他看似“惧内”,实则尊重;看似不靠谱,却在关键时刻扛起责任。“你在不停地主动改变,可能不一定有什么变化,但是过程会非常过瘾。人必须得要有快乐地面对失败的能力,我们可以输,但是千万别输给自己,要不然会遗憾。”郭京飞说。

人生真相是有笑有泪

舅妈李小珍这个角色,某种程度上是“老舅”崔国明能够持续“折腾”的情感基石。她刀

子嘴豆腐心,用韧性撑起家庭的半边天。她的突然离世,不仅对剧情造成冲击,也动摇了观众的情感寄托。郭京飞对此有清醒的认识:“《老舅》其实是个悲喜剧,你前面有多乐呵,后面就得有多少眼泪还回去。”他认为,人生的真相就是“有笑有泪”。

郭京飞一向擅长在不完美甚至惹人厌的角色中,挖掘人性的复杂与温度。2019年的《都挺好》让郭京飞真正进入大众视野,却也让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“网络暴力”。他饰演的苏明成,自私、啃老,甚至对妹妹暴力相向,被观众天天喊话“出来挨打”。郭京飞的应对方式展现了他作为演员的智慧与幽默。电视剧开播前,他就在微博上提前“认怂”——“我有预感苏明成又要给我惹事”。随着剧情推进,苏明成暴打明玉的片段播出,他更是紧急呼吁:“来,我们组团暴打苏明成!”这种“求生欲”满满的互动,巧妙地将观众的情绪从演员引向角色。他坦言,很感谢观众能把演员和角色分开,这是观众理性和文明的进步。

在郭京飞看来,“再讨厌的人也有可爱的一面,把这个挖掘出来以后,人物可能就显得立体一点。”正是这种创作理念,让苏明成这个角色没有沦为简单的反派符号。

什么都不如开心重要

从苏明成到余欢水,再到崔国明,郭京飞塑造的这些小人,都在生活的泥潭中挣扎,却从未放弃对尊严的坚守。余欢水被妻子嫌弃、被同事欺辱,最终在绝境中寻回自我;崔国明屡败屡战,始终保持着“不跟命运掰手腕,只跟命运讲笑话”的乐观。“我看上去很嘚瑟,其实我骨子里不是一个嘚瑟的人。真让我嘚瑟的时候,我有点羞涩。你给我扔一犄角旮旯里边,我在那儿咋呼两声,逗你两下,然后我就赶紧藏起来,你们找不着我是谁。”

郭京飞说,他接戏的标准首先是剧本是否扎实。“故事一定要足够有趣。如果剧本不行的话,你无论深沉还是挤眉弄眼都挺招人讨厌的。”在《老舅》剧组,主创们常常席地而坐,你一言我一语地丰富剧本。

郭京飞的表演生涯,体现了一种“折腾”与“扎根”的平衡。在角色选择上,他敢于“折腾”,不断尝试不同类型的“小人物”;在表演方法上,他深深“扎根”于话剧传统,“什么都不如开心重要。我希望让别人开心也让自己开心,我永远都在寻找这个平衡。”

(据《齐鲁晚报》)



《情圣3》:低俗陈旧的笑料失灵了

豆瓣开分5.2分,票房远低于预期,正在上映的电影《情圣3》企图用同一套陈腐笑料,找回9年前电影《情圣》创下的6.5亿元票房惊喜。电影非但没有触及中年情感的幽微地带,反而以其对婚姻的简化式处理,成为同类喜剧电影的反面例子。

电影讲述的故事由一环扣一环的误会构成,广告公司创意总监田绍基与妻子邵美珍的婚姻陷入危机,妻子为刺激丈夫,精心策划了一场假出轨闹剧,夫妻双方陷入了一场由猜忌和谎言交织的博弈中。影片另一条线索由田绍基的朋友甘火旺主导。电影最后,所有的误会在一场混乱后被揭开,夫妻二人重归于好,而肆意出轨的甘火旺受到了惩罚。

《情圣3》的剧情推进,几乎完全依赖接连不断且经不起推敲的误会,这些误会里完全看不出人物性格的必然碰撞或处境的内在张力,只能感受到一切都是编剧的刻意而为。影片核心冲突建立在一连串为强行搞笑而牺牲角色智商的情节之上,男主因醉酒呕吐被女同事送回家,此后,为寻找一枚遗失的耳环,女同事坚持发送长语音而拒绝发送简单文字说明,男主则一味回避、语焉不详地制造更多误会。最离谱的是,明知真相的女同事非但不澄清,反而选择翻窗潜入男主家。这些令人费解的选择,纯粹是编剧为了拼凑尴尬笑点而让角色的智商集体掉线。

电影将故事背景置于东南亚某国,但并未正面展现当地的文化,影片角色也没有正常的社会关系,这让电影的叙事更加悬浮且成为一盘散沙,沦为一大堆尴尬桥段和低俗笑料的生硬拼贴。

《情圣3》中的大量笑点,仍然停留在网络段子、刻板印象等层面。无论是自以为是的烂俗噱头,还是对某些话题的反复调侃,都流露出一种急于挠观众痒,却又不得其法的窘迫。

当一部喜剧的核心价值与叙事逻辑双双崩塌,其逗笑功能的失效便是必然结局。《情圣3》热衷于挖掘低俗的喜剧原料,这些笑料的生命力,全然依赖演员挤眉弄眼的夸张表演。许多观众走进影院,本是出于对肖央等演员过往作品的信任与期待,然而这一次,面对一个如此苍白无力的剧本,演员的一切努力都显得格外徒劳。肖央竭力想演绎出田绍基既怂且自得的复杂状态,但剧本对人物的设置过于单薄,他的表演越卖力,反而越暴露出角色内在逻辑的匮乏与空洞。

(据《齐鲁晚报》)

